

溫病條辨

溫病條辨

注

卷六

一

函

第 函 丁 3 冊

吳鞠通先生著

溫病條辨

上海廣益書局石印

溫病條辨叙

昔馮子公有言人之所病病多醫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夫有甚於溫病者矣何也六氣之中君相二火無論已風濕與燥無不兼溫惟寒水與溫相反然傷寒者必病熱天下之病孰有多於溫病者乎方書始於仲景仲景之書專論傷寒此六氣中之一氣耳其中有兼言風者亦有兼言溫者然所謂風者寒中之風所謂溫者寒中之溫以其書本論傷寒也其餘五氣概未之及是以後世無傳焉雖然作者謂聖述者謂明學者誠能究其文通其義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氣可也以治內傷可也亡如世鮮知十之才士以闕如為恥不能舉一反三惟務按圖索驥蓋自叔和而下大約皆以傷寒之法療六氣之病禦風以絺指鹿為馬迨試而輒困亦知其術之疏也因而沿習故方略變藥味冲和解肌諸湯紛然著錄至陶氏之書出遂居然以杜撰之傷寒治天下之六氣不獨仲景之書所未言者不能發明並仲景已定之書盡遭竄易世俗樂其淺近相與宗之而生民之禍亟矣又有吳人可者著溫疫論其方本治一時之時疫而世誤以治常候之溫熱最後若方中行喻嘉言諸子雖列溫病於傷寒之外而治論則終未離乎傷寒之中惟金源劉河間守真氏者獨知熱病超出諸家所著六書分三焦論治而不墨守六經庶幾幽室一燈中流一柱惜其人樸而少文其論簡而未暢其方時亦雜而不精承其後者又不能闡明其意裨補其疏而下士聞道若張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於是其學不明其說不行而世之俗醫遇溫熱之病無不首先發表雜以消導繼則峻投攻下或妄用溫補輕者以重重者以死倖免則自謂己功致死則不言己過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父以授子師以傳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嗥二千餘年略同一轍可勝慨哉我

朝治洽學明名賢輩出咸知所源靈素問道長沙自吳人葉天士氏溫病論溫病續論出然後當名辨物好學之士咸知向方而貪常習故之流猶且各是師說惡聞至論其粗工則又略知疏節未達精旨施之於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吳子懷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學不厭研理務精抗志以希古人虛心而師

百氏病斯世之寶寶也述先賢之格言據生平之心得窮源竟委作為是書然猶未敢自信且懼世之未信之也藏諸笥者久之予謂學者之心固無自信時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無應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豈待整冠束髮况乎心理無異大道不孤是書一出子雲其人必當旦暮遇之且將有闡明其意裨補其疏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壽者此天下後世之幸亦吳子之幸也若夫折楊皇華嗑然而笑陽春白雪和僅數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當世豈不善乎吳子以為然遂相與評騭而授之梓嘉慶十有七年壯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謹序

溫病條辨序

夫以五運六氣化生萬物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於是有六淫之邪非謂病寒不病溫病溫不病寒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發明軒岐之奧旨如日星河嶽之麗天地任百世之瞻仰而義蘊仍未盡也然其書專為傷寒而設未嘗偏及於六淫也奈後之醫者以治傷寒之法應無窮之變勢必至如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節庵六書大改仲景之法後之學者若張之巖深樂陶之簡易莫不奉為著祭而於六淫之邪混而為一其死於病者十二三死於醫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說視如土苴矣余來京師獲交吳子鞠通見其治疾一以仲景為依歸而變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於法之外而究不離於法之中非有得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溫病條辨七卷自溫而熱而暑而濕而燥一一條分縷析莫不究其病之所從生推而至於所終極其為方也約而精其為論也闡以肆傳二千餘年之塵霧豁然一開昔人謂仲景為軒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時頗有志於醫年逾四十始知其難通廢然而返今讀鞠通之書目識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啟其秘者不誠學醫者一大決事哉爰不辭而為之序嘉慶辛未四月既望

寶應朱彬序

溫病條辨序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醫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

成之智之所到湯液鍼灸任施無處不當否則齒牙不經草菅民命矣獨是聰明者予智自雄涉獵者穿鑿為智皆非也必也博覽載籍上下古今目如電心如髮智足以周乎萬物而後可以道濟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極生而神靈猶師資於僦貸季岐伯而內經作周秦而降代有哲人東漢長沙而外能徑窺軒岐之壺奧者指不多屈外是繼一家言爭著為書曾未見長沙之項背者比比所以醫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傷寒人皆宗之自晉王叔和編次傷寒論則割裂附會矣王好古輩著傷寒續編傷寒類證等書俗眼易明人多便之金元以後所謂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夫晚近庸質不知仲景甯識傷寒不知傷寒甯識溫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溫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轍可勝浩歎然則其法當何如曰天地陰陽日月水火罔非對待之理人自習焉不察內經平列六氣人自不解耳傷寒為法法在救陽溫熱為法法在救陰明明兩大法門豈可張冠李戴耶假令長沙復起必不以傷寒法治溫也僕不敏年少力學蒐求經史之餘偶及方書心竊為之怦怦自謂為人子者當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堂弗豫即以時溫見背悲憤餘生無以自贖誓必欲精於此道庶墓之中環列近代醫書朝研而夕究茫茫無所發明求諸師友流覽名家冀有以啟迪之則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於漢唐洊至靈樞素問諸經捧讀之餘往往聲與淚俱久之別有會心十年而後汨汨焉若心花之漫開覺古之人原非愚我我自愚耳離經泥古厥罪惟均讀書所貴得聞後可友人吳子鞠通通儒也以誦悟之才而好古敏求其學醫之志畧同予僕近師承於葉氏而遠追蹤乎仲景其臨證也雖遇危疾不避嫌怨其處方也一遵內經效法仲祖其用藥也隨其證而輕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嘉慶甲子出所著治溫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訂正者今乃發覆析疑力矯前非如撥雲見日甯不快哉閱十稔而後告成名曰溫病條辨末附三卷其一為條辨之翼餘二卷約幼科產後之大綱皆前人之不明六氣而致誤者莫不獨出心裁發前人所未發嗚呼昌黎有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此編既出將欲懸諸國門以博彈射積習之難革者雖未必一時盡革但能拾其緒餘即可為蒼生之福數百年後當必有深識其用心者夫然

後知此編之羽翼長沙而為長沙之功臣實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為序

嘉慶癸酉仲秋穀旦蘇完愚弟傲保拜書

凡例

一是書做仲景傷寒論作法。文尚簡要。便於記誦。又恐簡則不明。一切議論。悉為分註。註明俾綱舉目張。一見瞭然。並免後人妄註致失本文奧義。

一是書雖為溫病而設。實為羽翼傷寒。若真能識為傷寒。斷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識得溫病。斷不致以辛溫治傷寒之法治溫病。傷寒自以仲景為祖。參諸家註述可也。溫病當於是書中之解似處究心焉。

一晉唐以來諸名家。其識見學問工夫未易窺測。豈敢輕率毀謗乎。余溫病一證。諸賢悉未能透過此關。多所彌縫補救。皆未得其本真。心雖疑慮。未能直斷明確。其故皆由不能脫却傷寒論蓋本。其心以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脫却傷寒。辨證溫病。惜其論之未詳。立法未備。吳又可力為却却傷寒。單論溫病。惜其立論不精。立法不純。又不可從。惟葉天士特論平和立法精細。然葉氏吳人所治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故歷取諸賢精妙考之內經。參以心得。為是編之作。諸賢如木工錯眼。已至九分。特透此一分作圓滿會耳。非敢謂高過前賢也。至於駁證處。不得不直言。恐誤來學。禮云事師無犯無隱。謹遵之。

一是書分為五卷。首卷歷引經文為綱。分註為目。原溫病之始。一卷為上焦篇。凡一切溫病之屬上焦者係之。二卷為中焦篇。凡溫病之屬中焦者係之。三卷為下焦篇。凡溫病之屬下焦者係之。四卷雜說救逆病後調治。俾閱者心目瞭然。胸有成局。不致臨證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末附一卷專論產後調治。與產後驚風。小兒急慢驚風。痘症緣世醫每於此證。惑於邪說。隨手殺人。毫無依據。故也。一經謂先夏至為病溫。後夏至為病暑。可見暑亦溫之類。暑自溫而來。故將暑溫濕溫並收入溫病論內。

然治法不能盡溫病相同。故上焦篇內第四條。謂溫毒濕溫暑溫不在此例。

一是書之出。實出於不得已。因世之醫溫病者。毫無尺度。人之死於溫病者。不可勝紀。無論先達後學。有能擇其弊竇。補其未備。將感之如師資之恩。

一是書原為濟病者之苦。醫士之病。非為獲利而然。有能翻板傳播者。聽之。務望校對真確。

一傷寒論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及深。須橫看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與傷寒論為對。侍文字有一縱一橫之妙。學者誠能合二書而細心體察。自無難識之證。雖不及內傷而萬病診法。實不出此一縱一橫之外。

一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過大概而已。尚須臨證者自行斟酌。蓋藥必中病而後可。病重藥輕。見病不愈。反生疑竇。若病輕藥重。傷及無辜。又係醫者之大戒。古人治病。胸有成見。目無全牛。故於攻伐之劑。每用多備少服法。於調補之劑。病輕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則日三夜一服。後人治病。多係捉風捕影。往往病東藥西。敗事甚多。因拘於約方之說。每用藥多者二三錢。少則三五分。為率。遂成痼疾。吾見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為和平。有國老之稱。坐鎮有餘。施為不足。設不假之以重權。烏能為功。即此一端。殊屬可笑。醫並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藥。故不能用甘草之醫。尚足以言醫哉。又見北方兒科。於小兒痘證。自一二朝用大黃。日加一二錢。甚至三五錢。加至十三四朝。成數兩之多。其勢必咬牙寒戰。灰白塌陷。猶曰此毒未淨也。仍須下之。有是理乎。經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無毒治病。十衰其九。食盡養之。勿使過劑。醫者全在善測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確見。然後依經訓約之。庶無過差也。

一是書須前後互參。往往義詳於前。而略於後。詳於後。而略於前。再法有定。而病無定。如溫病之不兼濕者。忌剛喜柔。愈後胃陽不復。或因前醫過用苦寒。致傷胃陽。亦間有少用剛者。溫病之兼濕者。忌柔喜剛。濕退熱存之際。烏得不用柔哉。全在臨證者。善察病情。毫無差忒也。

一是書原為溫病而設如瘧痢痘疹多因暑溫濕溫而成不得不附見數條以粗立規模其詳不及備載
以有前人之法可據故不詳論是書所詳論前人之未備者也

一是書着眼處全在認證無差用藥先後緩急得宜不求識證之真而妄議藥之可否不可與言醫也

一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摛自如無投不利後世之失一失於測證無方識證不真再失於有方無法本
論於各方條下必註明係用內經何法俾學者知先識證而後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後擇
用何方有法同而方異者有方似同而法異者稍有不真即不見效不可不詳察也

一大匠誦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是書有鑒於唐宋以來人自為規而不合乎大中正之規以
至後學宗張者非劉宗未者非李未識醫道之全體故遠追玉函經補前人之未備尤必詳立規矩使
學者有階可升至神明變化出乎規矩之外而仍不離乎規矩之中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所望於
後之達士賢人補其不逮誠不敢自謂盡善又盡美也

溫病條辨目錄

卷首

原序 四首

重刻凡例 三條

重刻序 一首

原病篇 引經十條

凡例 十四條

卷一

上焦篇 法五十八條
方四十六首

風溫 溫熱 溫疫 溫毒 冬溫

暑溫 伏暑

溫瘧 冬燥

濕溫 寒濕

卷二

中焦篇法一百另二條方八

風溫 溫熱 溫疫 溫毒 冬溫

暑溫 伏暑

寒濕

濕溫瘧病附

秋燥

卷三

下焦篇法七十八條方六十四首圖一首

風溫 溫熱 溫疫 溫毒 冬溫

暑溫 伏暑

寒濕便血咳嗽

濕溫瘧病附

秋燥

卷四

雜說

汗論

方中行先生或問六氣論

傷寒註論

風論

醫書亦有經史子集論

本論起銀翹散論

本論粗具規模論

寒疫論

偽病名論

溫病起手太陰論

燥氣論

外感總數論

治病法論

吳又可溫病禁黃連論

風溫溫熱氣復論

治血論

九竅論

形體論

卷五

解產難

解產難題詞

產後總論

產後三大證論

產後三大證論二

產後三大證論三

產後瘀血論

產後宜補宜瀉論

產後六氣為病論

產後不可用白芍辨

產後誤用歸芎亦能致瘕論

產後當究奇經論

下死胎不可拘執論

催生不可拘執論

產後當補心氣論

產後虛寒虛熱分別論治論

保胎論一

保胎論二

卷六

解兒難

解兒難題詞

附後

兒科用藥論

兒科總論俗傳

兒科為絕陽辨

濕症或問

兒科風藥禁

瘕因質疑

小兒易症總論

瘕有寒熱虛實四大綱論

小兒瘕病瘕病共有九大綱論

疳疾論

瘕病瘕病總論

六氣當汗不當汗論

痘症初起用藥論

痘症總論

痘瘡稀少不可恃論

痘症限期論

治痘明家論

疹證

瀉白散不可妄用論

行漿務令滿足論

草木各得一太極論

溫病條辨卷首原病篇

吳 瑭鞠通氏著

汪瑟庵先生參訂

微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一)六元正紀大論曰。辰戌之氣。初之氣。民厲溫病。卯酉之歲。二之氣。屬大至。民善暴死。終之氣。其病溫。寅申之歲。初之氣。溫病乃起。丑未之歲。二之氣。溫厲大行。遠近咸若。子午之歲。五之氣。其病溫。已亥之歲。終之氣。其病溫厲。叙氣通原。溫病之始也。每歲之溫。有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氣客氣。相加臨而然也。細考素問。注自知。茲不多贅。按吳又可謂溫病非傷寒。溫病多而傷寒少。甚通。謂非其時而有其氣。未免有顧此失彼之謂。蓋時和歲稔。天氣以甯。民氣以和。雖當盛之歲。亦微。至於凶荒兵火之後。雖應微之歲。亦盛。理數自然之道。無足怪者。

(二)陰陽應象大論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上節統言司天之病。此下專言人受病之故。細考宋元以來諸名家。皆不知溫病傷寒之辨。如龐安常之卒病論。朱肱之活人書。韓祇和之微旨。王實之證治。劉守真之傷寒醫鑒。傷寒直格。張子和之傷寒心鏡等書。非以治傷寒之法。治溫病。即將溫暑認作傷寒。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遂別立防風通聖。雙解通聖。九味羌活等湯。甚至於辛溫藥中。加苦寒。王安道源河集。中辨之最詳。茲不再辨。論溫病之最詳者。莫過張景岳。吳又可。喻嘉言三家。時醫所宗者。三家為多。請略陳之。按張景岳喻嘉言皆著講寒字。並未理會本文。上有故曰二字。上文有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張氏立論出方。皆與傷寒混。謂溫病即傷寒。襲前人之舊。全無實得。固無足論。喻氏立論。雖有分析。中篇亦混入傷寒。少陰厥陰證。出方亦不能外辛溫發表。辛熱溫裏為害實甚。以苦心力學之士。尚不免智者千慮之失。尚無怪後人之無從取法。隨手殺人哉。甚矣學問之難也。吳又可實能識得寒溫二字。所見之證。實無取乎辛溫辛熱甘溫。又不明伏氣為病之理。以為何者為即病之傷寒。何者為不即病。待春而發之溫病。遂直斷溫熱之原。非風寒所中。不責己之不明。反責經言之謬。推原三字之偏。各自有說。張氏混引經文。將論傷

寒之丈引證溫熱以傷寒化熱之後經亦稱熱病故也張氏不能分析遂將溫病認作傷寒喻氏立論開口言春溫當初春之際所見之病多有寒證遂將傷寒認作溫病吳氏當崇禎凶荒兵火之際滿眼溫疫遂直闕經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丈蓋皆各執己見不能融會貫通也按伏氣為病如春溫冬咳溫瘧內經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氣乃司天時令現行之氣如前列大元正紀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數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時而有其氣如又可所云戾氣間亦有之乃其變也惟在司命者善察其常變而補救之

〔三〕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恆示戒於早必謹於微記曰凡事豫則立經曰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一節當與月令參看與上條冬傷於寒互看蓋謂冬傷寒則春病溫惟藏精者足以避之故素問首章上古天真論即言男女陰精之所以生所以長所以枯之理次章繫接四氣調神大論示人春養生以為夏奉長之地夏養長以為秋奉收之地秋養收以為冬奉藏之地冬養藏以為春奉生之地蓋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豈獨溫病為然者金匱謂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是也何喻氏不明此理將冬傷於寒作一大扇文字將不藏精又作一大扇文字將不藏精而傷於寒又總作一大扇文字勉強割裂傷寒論原文以實之未免有過慮則鑿之弊不藏精三字須活看不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搖動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皆是汪按喻氏天姿超卓學力精銳在此道誠為獨闢榛蕪深窺玄奧但帖括結習太重往往於開架門面上著力論傷寒以青龍桂麻鼎峙柯氏已正其失矣乃論溫病仍用三扇甚至方法數目一一求合傷寒論正如漢唐步天以律呂卦爻為主牽湊補綴反使正義不明讀者當分別觀之也寓意草中金鑑一條仍屬傷寒指為溫病者非

〔四〕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溫者

暑之漸也。先夏至者候也。春氣溫，陽氣發越，陰精不足以承之，故為病溫。後夏至溫盛為熱，熱盛則濕動，熱與濕搏而為暑也。勿者禁止之詞，勿止暑之汗，即治暑之法也。

〔五〕刺志論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此傷寒暑之辨也。經語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溫暑哉？

〔六〕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暑中有火性急而疏泄，故令人自汗。火與心同氣相和，故善煩。煩從火從百病心氣煩則喘喝者，火克金故喘鬱遏胸中，清廓之氣故欲喝而呻之。其或邪不外張而內藏於心，則靜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

〔七〕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盛，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此節以下，診溫病之法。

經之辨溫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為傷寒而悉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景岳作類經，割裂經文，蒙混成章，由未細心編繹也。尺膚熱甚，火燦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

〔八〕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熱病七日八日動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熱病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嘗汗者，勿腠刺之。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

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骨髓，死不可治。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陽脈之極，雖云死徵，較前陰陽俱靜有差。此證

脈躁甚，邪強正弱，正尚能與邪爭，若留得一分正氣，便有一分生理。只在留之得，脈盛躁得汗，靜者生。法耳。至陰陽俱靜，邪氣深入下焦，陰分正無，得邪之意，直馳邪之所為不死，何待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癰發赤，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大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

獨具隻眼
予謂飲上
池水矣
要領前人
所云一言
以殿之目
存津液

右言要出

不至足者死。八曰體熱者死。九曰熱而瘳者死。腰折癱瘓齒噤斷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太陽之脈色
榮顙骨熱病也。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
過三日。此節歷叙熱病之死證。以某人之刺。蓋刺則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間有可樂而愈者。蓋刺法
能泄能通。開熱邪之閉塞。最速至於益陰。以留陽實刺法之所短。而湯藥之所長也。熱病三日而氣
口靜。人迎躁者。邪機尚淺在上焦。故取之諸陽。以泄其陽邪。陽氣通則汗隨之。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
陽盛則陰衰。瀉陽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之有餘。即所以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也。其
陰以補其不足。此一句實治溫熱之吃緊大綱。蓋熱病未有不耗陰者。其耗之未盡則
生。盡則陽無留戀必脫而死也。真能體味此理。應過半矣。此論中治法實從此處入手。身熱甚而脈
之陰陽皆靜。脈證不應。陽證陰脈。故曰勿刺。熱病七八日。動喘而弦。喘為肺氣實。弦為風火鼓蕩。故
淺刺手大指間。以泄肺熱。肺之熱痺開則汗出。大指間肺之少商穴也。熱證七八日。脈微小者。邪氣
深入下焦血分。逼血從小便出。故渡血。腎精告竭。陰液不得上潮。故口中乾。脈至微小。不惟陰精竭。陽
氣亦從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脈實者可治。法詳於後。熱病已得汗。脈尚躁而喘。故知其復熱也。熱不
為汗衰。大熱克金故喘。金受火克。肺之化源欲絕。故死間有可治。法詳於後。熱病不知所痛。正衰不
與邪爭也。耳聾陰傷。精欲脫也。不能自收。真氣憊也。口乾熱甚。陽邪獨盛也。陰頗有寒。此寒字作虛字
講。謂下焦陰分頗有虛寒之證。以陰精虧損之人。真氣散散之象已見。而邪熱不退。未有不乘其空虛
而入者。故曰熱在骨髓。死不治也。具有陰虛陽盛而真氣未至潰敗者。猶有治法。詳見於後。熱病已
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虛之極。故曰死。然雖不可刺。猶可以藥沃之。得法亦有生者。法詳於後。脈躁
盛不得汗。此陽盛之極也。陽盛而至於極。陰無容留之地。故亦曰死。然用藥開之得法。猶可生。法詳於
後。汗不出而蘊赤。邪盛不得解也。噤脾陰病也。陰陽俱病。治治陽得陰陰得陽。故曰死也。泄而腹滿
甚。脾陰病重也。亦係陰陽俱病。目不明。精散而氣脫也。經曰。精散視歧。人曰。氣脫者目不明。熱猶未已
仍雖其精而傷其氣。不死得乎。老人嬰兒一則孤陽已衰。一則推陽未足。既得溫熱之陽病。又加腹滿

所謂一水
不勝二火
也

之陰病不必至於滿甚而已有死道焉汗不出為邪陽盛嘔為正陽衰下血者熱邪深入不得外出必逼迫陰絡之血下注亦為陰陽兩傷也舌本爛腎脈膽脈心脈皆循喉嚨係舌本陽邪深入則一陰一陽之大結於血分腎水不得上濟熱退猶可生熱仍不止故曰死也欬而衄邪閉肺絡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則化源絕矣髓熱者邪入至深至於腎部也熱而瘧邪入至深至於肝部也以上九條雖皆不可刺後文亦開立治法亦有可生者太陽之脈色榮顏骨為熱病者按手太陽之脈由目內眦斜絡於顴而與足太陽交是顙者兩太陽交處也太陽屬水水受火沸故色榮亦為熱病也與厥陰脈爭見厥陰木也水受火之反克金不來生水反生火水無容足之地故死速也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為熱病者按手太陽之脈出耳前過主客入前鬚之交頰至目銳眦而交足少陽是頰前兩少陽交處也少陽屬相火火色現於二經交會之處故為熱病也與少陰脈爭見少陰屬君火二火相熾水難為受故亦不出三日而死也

〔九〕評熱病論帝曰有溫病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邪氣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節語意自明經謂必死之證謂敢謂生然藥之得法有可生之理前所謂針藥各異用也詳見後

〔十〕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脹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肝病小便先黃者肝脈絡陰器又肝主疏泄肝病則失其疏泄之職故小便先黃也腹脹多卧木病克脾土也熱爭邪熱甚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手厥陰心色病也兩腋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亦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

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克土。脾主四肢。木病熱必吸少陰。腎中真陰。陰傷故騷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克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達其不勝之日而死也。刺足厥陰少陽。厥陰係本臟。少陽厥陰之腑也。並刺之者。病在臟瀉其腑也。逆則頭痛以下。肝主升。病極而上升之故。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餘臟倣此。

〔十二〕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士癸死。刺手少陰太陽。心病先不樂者。心色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經謂膻中為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心病故不樂也。卒心痛。凡實痛皆邪正相爭。熱爭故卒然心痛也。煩悶。心主大。故煩。膻中氣不舒故悶。嘔。肝病也。兩厥陰同氣。膻中代心受病。故熱甚而爭之後。肝病亦見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嘔也。頭痛升火也。面赤大色也。無汗。汗為心液。心病故汗不得通也。

〔十二〕脾熱病者。先頭重煩痛。煩心。煩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頰痛。甲乙甚。戊乙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脾病頭先重者。脾屬濕土。性重。經謂濕中之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痛也。煩少陽部也。土之與木。此負則彼勝。土病而木病亦見也。煩心。脾脈注心也。煩青。欲嘔。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腰為腎之腑。脾主制水。腎為司水之神。脾病不能制水。故腰痛。再脾病胃不能獨治。陽明主約束。而利機關。故痛而至於不可用俯仰也。腹滿泄。脾經本病也。頰痛亦木病也。

〔十三〕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肺病先惡風寒者。肺主

氣。又主皮毛。肺病則氣貴鬱。不得捍衛皮毛也。舌上黃者。肺氣不化。則濕熱聚而為黃苔也。

按若字於書志作胎

胎乃胎色之胎。持以若生。古上故從肉旁。不知古人借周之字。甚多蓋濕熱聚而為黃苔也。或白或青或黑。皆因病之深淺。或寒或熱。或濕或燥。而然如春夏。則石上土板之陰而生苔者。然故本論皆字悉

從肉。不喘。氣鬱極也。欬。火克金也。胸膺背之腑也。皆天氣主之。肺主天氣。肺氣鬱極。故痛走胸膺背也。

走者不定之詞。不得太息。氣鬱之極也。頭痛不堪。亦天氣貴鬱之極也。汗出而寒。毛竅開故汗出。汗出

衛虛故惡寒又肺本惡寒也

〔十四〕腎熱病者先腰痛胛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胛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腎病腰先痛者腰為腎之腑又腎脈貫脊會於督之長強穴胛腎脈入跟中以上端內太陽之脈亦下貫端內端即胛也痠熱澹液也苦渴數飲腎主五液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求救也項太陽之脈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腎病至於熱爭臟病甚而移之腑故項痛而強也胛寒且痠胛義見上寒熱極為寒也痠熱澹液也足下熱腎脈從小指之下邪趨足心湧泉穴病甚而熱也不欲言心主言腎病則水克火也員員澹澹狀其痛之甚而無奈也

〔十五〕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此節言五臟欲病之先必各現端緒於其部分示人早治以免熱爭則病重也

〔十六〕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此節言熱病之禁也諸意自明大抵邪之著人也每借有實以為依附熱時斷不可食熱退必須少食如兵家堅壁清野之計必俟熱邪盡退而後可大食也

〔十七〕刺法論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療救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此言避疫之道按此下尚有避其毒氣若干言以其想青氣想白氣等近於祝由家言恐後人附會之詞故節之要亦不能外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二句之理語意已盡不必滋後學之感也

語妙可以
神會